

Imperfect Endings

A Daughter's Tale of Life and Death



不完美的 结局

[美] 佐伊·菲茨杰拉德·卡特 著

Zoe FitzGerald Carter

贾菲译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Imperfect Endings

A Daughter's Tale of Life and Death

[美] 佐伊·菲茨杰拉德·卡特 著

Zoe FitzGerald Carter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完美的结局 / (美)卡特(Carter, Z. F.) 著; 贾菲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1. 7

书名原文: imperfect endings

ISBN 978 - 7 - 5118 - 2271 - 0

I. ①不… II. ①卡…②贾…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1780 号

不完美的结局

(美)佐伊·菲茨杰拉德·卡特

(Carter, Z. F.) 著

贾菲译

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

策划编辑 柯恒林 喆

责任编辑 林喆

装帧设计 乔智炜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沙磊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174 千

版本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网址 / www.lawpress.com.cn

电子邮件 / 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 / 010 - 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 / 010 - 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北京分公司 / 010 - 62534456

上海公司 / 021 - 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 / 0755 - 83072995

西安分公司 / 029 - 85388843

重庆公司 / 023 - 65382816/2908

第一法律书店 / 010 - 63939781/9782

书号: ISBN 978 - 7 - 5118 - 2271 - 0 定价: 29.8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献给安娜和米拉

致读者

书中人除几个公众人物和我自己外,均是用的假名。一些时候,我对这些人物的真实细节也做了些更改。还有,尽管我想尽力忠实地叙述每一件事情,但是对一些特定的事件或场景我是有所提炼的,以使之更加符合这本小说的需要。最后,与所有的回忆录一样,对话只是大概如此,特别是那些很久以前的场景则更是如此。

别在黄昏留我独自一人
黄昏是一天中最孤独的时刻

——The Band 乐队 *

* 20 世纪 70 年代老牌欧美摇滚乐队。

景色

2001 年1 月

我没必要去接电话的。我在浴室中正双膝跪地，女孩儿们才刚老老实实在地进了浴缸，我完全有理由对电话铃置之不理的。让自动接听器接去吧。但是，我还是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我的脑子要比动作慢上几拍，每天在这个时候我都是这副德行。

然后我停住了。我很不愿意离开热气腾腾的浴室，还有脱得光溜溜的、让我眼晕的孩子们，她俩正懒洋洋地躺在浴缸的一头，互相往对方身上泼水。兰恩和克拉拉一个四岁一个八岁，不大可能会被水淹着，但是我还是提醒她们要当心点——别把水泼出浴缸，别挤洗发水——然后才从浴室出来，走向卧室。

穿过房间时我不得不用手挡在眼睛上，避开傍晚炫目的日光。窗外，旧金山湾波光粼粼，更远处是薄雾中金门大桥模糊的轮廓。在西海岸生活已经有四年了，但这幅海天的景象仍然能让我震撼得发抖。

我接起电话，心里仍然在恼自己为什么要来接。肯定要么是要向我兜售什么东西的要么就是要从我这讨点什么走的。

“噢！你可算来啦！我是不是打得不是时候？”是妈妈。她的声音听起来兴高采烈的，还有些小小的激动，就好像有个好消息要宣布。“我刚查了查日历，想问问你二月第一个周末有没有时间来趟华盛顿。”

“我也说不定，得看一下。怎么了？”我一屁股坐到床上，心里开始翻腾。我知道怎么了。

“唉，宝贝儿，你也知道我一直在找个好时候了结那事，我想你周末可能有空的。我还没给你姐姐们打电话呢，当然，我希望她们也能在场。还有你的女孩儿们，如果你能带着她们的话。我还在想些细节问题，但是……”

“上帝啊，妈妈，”我掩口低声地说，这样克拉拉和兰恩就不会听见了。“你说得就好像是要开家庭聚会！”

“嗨，生什么气啊，佐伊，”她说，“不知道你们这些姑娘们何时有空的话我就什么事也干不了啊。你就不能快快地瞥一眼你的日历吗？”

“不能，我不能！我正在给孩子们洗澡，我没拿着日历，而且我现在也不想这个。”

“好吧。”她显而易见也恼了。一阵沉默。“那么，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回电？”

我想说，永远都不回。如果她坚持要谈自杀的事，那就永远都不回。但是我一想到她孤零零地躺在自己那张又大又空的床上，因为她的女儿们不肯露面而一个人孤独地死去，我的暴躁变成了愧疚。

“明天我打给你。”

“好的，宝贝儿。”她的声音又高兴起来。“那太好啦。到时再说！”

我站起身来，向窗外望去。孩子们嬉笑玩耍、水花乱溅的声音变得遥远而模糊，就好像我的女儿们——我的整个生命——一下子退到了很远的地方。我一直望着，直到最后一丝燃烧着的日光在塔马佩斯山后隐去，那片壮阔的景色渐渐地从金色变成了灰色。

到达

2001 年3 月

尽管我一再保证我完全愿意从杜勒斯机场打个车回家,妈妈还是坚持租了一辆车去接我。司机身材颇长,长相很好,穿着深色西装。他整个人显得既入时又整洁,让我一下子就意识到自己正穿着皱巴巴的 **GAP** 紧身裤,头发也没打理,乱七八糟的。

“有行李吗?”他问,发音就跟外表一样,既平稳又很注意地修饰过。他环视了一圈行李提取处,那儿现在已经挤满了从加利福尼亚来的其他旅客,他们大多数都跟我一样,穿戴随意,头发凌乱。真滑稽,在旧金山登机时他们看起来都是绝对拿得出手的,怎么一到杜勒斯,在这儿极致的自我彰显的风潮之下,我们全成了土包子?

我指了一下我的旧皮箱——它已经磨得不成样子了,备用衣物、书又撑得太满,已经从边上溢出来了;还有一大盒时思*什锦果仁巧克力——这是给妈妈的礼物——这个也让他帮我拿着,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们一道离开航站楼。

* See's Candy,美国著名巧克力品牌。

斜身钻进他那辆铮铮发亮的黑色林肯“城市”的后座，我一下子就摊靠在厚厚的加垫真皮座上，闭上了眼睛。也许叫这种汽车服务还真是个不错的主意。

“那么，德雷珀夫人身体怎样？”司机问，转回头看着我，“我们可有一段时间没有她的消息了。”

“妈妈？”我坐直，使劲眨了眨眼睛——因为带着隐形眼镜，我的眼睛已经又黏又模糊了，“呃，我得说差不多还是老样子。只是最近不太出远门了而已。”

“嗯……”他似乎在琢磨我的反应，我想他可能在猜想我隐瞒了一些事情。这是当然了。但是我总不能说：“噢，是这样的，你知道，我妈现在很热衷于死亡权利的问题。她只是不太清楚如何操作。她已经卧床不起了。”

真实的情况是，妈妈第一次谈到要结束自己生命是在去年夏天，但是当时我们谁也没当回事。妈妈在五十多岁的时候被诊断患上了帕金森症——这已经快二十年了——她无休无止地服了一轮又一轮的药，病情时急时缓，她甚至无法保持在同一个状态上足够长的时间以至于能片刻忘记自己那该死的疾病。对于这一切，妈妈已经厌倦透顶。但是，由着她去自杀？这不可能。我的两个姐姐和我都认为那只不过是因小小的意志消沉所致，是需要加以控制的近乎病态的想法。

但是随后她加入了“毒芹会社”^{*}，并开始筹划“死亡日”，最新选

^{*} Hemlock Society, 美国呼吁更改立法以允许身患重病的人自杀的组织。

定的日子是五月一日（前两个因为没有“周详、坚实的计划”而放弃了）。她已经安排了毒芹会社中“关怀之友”小组的一位志愿者本周末从俄克拉何马飞来，共商实施大计。他明早就到。

“哦，听到她还不错我真是高兴，”那个司机接着说，语气颇为体贴。“昨天她打电话给我们的前一刻我们还在谈论她，不知她身体是否还好。我们以前每个月都要接她两到三次，送她去巴尔的摩看望她的姑妈。她是位很特别的女士，你妈妈。”

尽管我想到“国会租车公司”或许只是在考虑是否要将妈妈的资料注销，不过这位司机——他名叫德里克——询问妈妈的情况，还说她“很特别”，仍让我觉得感动。而另一方面，我这辈子都在见证我妈妈在陌生人中激起的这种兴趣与好感。

妈妈有一种让人很难抗拒的朦胧的、浪漫的气质：男人们对她有保护欲而女人们则想跟她做朋友。她既美丽又不乏时尚感，对于这一点每个人都能达成共识。她的眼睛和头发是深色的，高颧骨、翘下巴，看上去就像杰奎琳·肯尼迪，只不过更高更瘦，没有那么工于修饰、娇柔端庄而已。甚至是在现在这种状况下——骨质疏松造成她的脊椎拱起，而长期的疾病使她面容憔悴——她的身上仍然散发出一种维多利亚式的迷人的脆弱感。

讽刺的是，这种形象和真相相去甚远。在妈妈害羞、脆弱的气质之下，掩藏的是倔强的、毫不感情用事的本性。她会对她认为在文化和艺术鉴赏上有所造诣的人立即投以欣赏，但是在对一些朋友或者陌生人发表评价时却既冷酷又不负责任。我一辈子都在听她形容某

人“脾气太臭”或者“不怎么灵光”。她有一次评价她自己的教女不值钱。不过不知怎的,这种秉性在我们的家庭之外好像并无人知晓。就连和她关系最近的朋友也把她看成一朵娇弱、精美的花朵,永远都需要他们的悉心照料。

波多马克河边长长的林荫道还未亮起灯来。汽车加速行驶,我们的对话渐渐停了。我对这最后片刻的黑暗和安静心存感激。我的大姐凯瑟琳现在应该已经在妈妈家了——她一天前从罗得岛飞来——我很高兴她能来,但是对于即将面对她又觉得很紧张。我俩之间的关系一直不轻松,在七年前爸爸去世之后,这种关系变得特别紧张。

我闭上眼睛,不去看刺眼的车前灯。我禁不住希望在这儿跟我碰头的是我另一个姐姐汉娜。

“我不行!”我打电话问她的时候她这么说的。“丹要去多伦多的一个音乐节,菲奥娜要参演一出学校剧,那我就不得不带着艾薇。实话说,带着艾薇坐飞机简直就是噩梦。”汉娜的这个两岁的女儿在飞机上呕吐的本领简直举世公认。“还有,如果妈坚持执行现在这个五月一日自杀的计划,我到时说过去就能过去。”

“那毒芹会社的人怎么办呢?”我问。

“你说那个死神小帮手?”

我笑了。“确切地说,我想他们应该叫离世引导员。但是不管叫什么,妈希望他到的时候我们都能在场。”

“对不住了佐伊。你得自己去应付这人了。”

我想提醒她，我二月份在华盛顿待了十天，而她从圣诞后就没再去了。但是当前我受不了我们之间产生一点罅隙。汉娜只比我大十五个月，一直以来都是家里我最亲密的同盟。而自从妈开始这种反复地进行自杀预备后，我们变得好像同一个大脑的两个半球，密集联络、相互支持。“或许我可以问问凯瑟琳能不能来。”最后我说，尽量没有流露出责备的语气。

“别这么小心翼翼的。我可不指望凯瑟琳在妈去世时能比在爸去世时露更多的面。问她干嘛？”

但是我还是问了。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凯瑟琳竟同意来。

当车拐上匙桥，开向乔治城明亮的灯光和石子儿路时，我觉得我的胃一紧。我靠在窗上，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车轮转动的声音还有玻璃凉爽的感觉上。当我们沿着威斯康辛路上行，经过高耸的、灯火通明的国家大教堂，然后驶上奥德维路时，一种畏惧感涌上心头。但这感觉太熟悉了，熟悉得几乎成了一种安慰。

我抬起眼，妈妈的那幢大房子在街道尽头隐隐现出，轮廓就像是艘废弃的大洋油轮。前门开着，凯瑟琳站在屋外的门灯下。她那头长发和我的一样，也是金色的，几乎已经到了腰间。她站着，眼睛望着宽阔的石板台阶最底端给藤本植物扎的载物带，那里生长得太过茂密的藤蔓已经溢出了院落，爬到外面的人行道上了。她摆出的姿态既紧张又时刻保持着注意，好像她一直在等人来将她带走。把她从屋里躺着的那个人手里救走。

处方

“你到底还是来啦。”我走进卧室时妈妈柔声说，声音很高兴。凯瑟琳在客厅给了我一个勉强的拥抱后就转身回厨房去了。“旅途怎样？”

“挺好，没什么大的延误，只是有点烦，老样子。”我说着，走到床前亲吻她。她的狗布鲁诺腾地一下站起来，朝我叫得很凶，抗议我靠近。随即他就认出了我，摇着尾巴卧回床上。妈妈伸出手，抓住了我的肩膀。她抓得很紧，也很有力，这出乎我的意料。但是我也能感到她胳膊从里面在颤抖。

她放开我，倒回枕头里。我把蓝白条的被子在她的肩膀处重新掖好，调整了一下放在她床头的氧气瓶上插着的氧气管。妈妈的五官轮廓分明，颧骨仍然非常好看，但是被她粉红色法兰绒睡袍的褶皱领子一衬托，她的脸显出很奇怪的孩子气来。她曾经浓密的深色头发如今平平地贴在头上，我注意到，已有银发悄然爬上她的双鬓。妈妈精心染了四十多年的头发，最终还是回归自然了。

“你感觉怎样？”

她努了努鼻子。“哎。我一整天都在为明天要来的那个毒芹会社的人准备这该死的单子。这阵子我的胳膊和肩膀简直要我命了。”

“什么单子？”我问道，立即警觉起来。

“他们要求你把你所有的病情做个总结。这样他们就能评估你了。”

“你是说，决定你是否已经病人膏肓，可以死了？”

我声音轻，但是却是故意这么说的。我就是想要伤害她。我意识到自己一直非常希望她能临阵退缩，取消会面。她不如我所愿，所以我就迁怒于她。现在这个时候我本应该正陪我老公杰克还有孩子们享受宁静的周末，而不是回到华盛顿，卷入妈妈的自杀计划中。

但是她却只是还以一记大笑。“是的。说得太对了。他们可不想看到你只是长个肉刺儿就自杀。”

我扬了下嘴角，让步了。我有好长时间没见妈妈这么有精神头了。“那么我希望你没做无用功。”

“我的问题当然是触目惊心的了，你是知道的。”

是的。妈妈患有慢性心力衰竭、*哮喘、慢性肺炎、骨质疏松、关节炎，还有低血压，这让她会时不时突然晕过去。但是，最大头儿的仍是帕金森症。并且，毫无疑问，它在持续恶化。她曾几度发生失语症——由帕金森症引起大脑混乱进而导致的语言失控；最近她又有

*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CHF)，也称充血性心力衰竭，为不同病因引起的心脏舒缩功能障碍，是大多数心血管疾病的最终结果，为临床常见的危重症。

过几次无法控制手写的状况,或者说运动困难症。这说明她的那些帕金森症控制药物开始失效了。

同时,她间或还会受记忆失灵以及记忆错乱的折磨。去年夏天有过特别错乱的一次,她非要说我是元旦前夜出生的,因为她记得“所有的护士都在举行聚会,顾不上操心我”。而我实际上是3月底生的。痴呆的症状是帕金森症常见的副反应。这些经历既让妈妈感到恐惧,又让她觉得屈辱羞愧。

“怎么说呢,你还活着真是个奇迹。”

“是啊。当然,问题也是这个。”

妈妈看起来说累了,闭上了眼睛。她的脸立即就瘪了下去,表情也消失了,这幅样子很严厉,看起来就和以前我和同学放学后去闲逛的国家大教堂地下墓穴中陈列的已故先圣的样子一样。

我快速地瞥了一眼她的书架,看到几个熟悉的书名:《谁死去?》(*Who Dies*)、《好的死亡》(*The Good Death*)、《西藏生死书》(*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当然还有毒芹会社创始人德里克·亨弗里的《最后的出路》(*The Final Exit*)。她喜欢的书她甚至会备上好几本,这样就可以分发给朋友们。我老公将其称为“死亡图书馆”,他本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名字有多贴切。在与视线水平的那层书架的下一层上,书后面藏着六片“速可眠”。这是强力安眠药。六片足够让人从此长眠不醒了。